

人生
..
人格
·
人品

系
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唐坤 苏民 著

儒道释 与人生



人 生 · 人 格 · 人 品 系 列



儒道释与人生

唐坤 苏民 著

顾	问	陶	德	麟
主	编	李	步	楼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释与人生/唐坤,苏民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ISBN 7-216-02386-2

I. 儒…

II. ①唐… ②苏…

III. ①儒家-人生哲学-研究-中国 ②道家-人生哲学-研究-中国 ③佛教-人生哲学-研究-中国

IV. 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354 号

人生·人格·人品系列

儒道释与人生

唐坤 苏民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数:128 千字
版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数:1—6 140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6
插页:5
印次: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00 元

书号:ISBN 7-216-02386-2/B·122

目 录

一 儒家的人生境界

(一)儒学的历史命运	1
(二)乐以忘忧的坦荡胸襟	7
(三)兼济天下的豪迈情怀	13
(四)志道从义的卓越操守	19
(五)至诚慎独的执著追求	27
(六)见利思义的价值标准	34
(七)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	41
(八)善美合一的审美理想	51

二 道家的人生境界

(一)道家及其人生哲学	58
(二)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	64
(三)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73
(四)绝圣弃智的无为之境	81
(五)万物一齐的平等精神	89
(六)超越生死的旷达心境	99
(七)自然纯朴的审美观照	108

三 禅宗的人生境界

(一)吹拂中国大地的禅风·····	117
(二)印度佛教的中国化·····	120
(三)顿悟成佛的人格理想·····	126
(四)人伦日用的家常境界·····	132
(五)圣凡双泯的平等境界·····	141
(六)闲适恬淡的自然境界·····	148
(七)无所牵挂的旷达境界·····	156
(八)自然人性的风流境界·····	164
(九)解除囚缚的自由境界·····	171
(十)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	180

后 记 ·····	189
-----------	-----

一 儒家的人生境界

（一）儒学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条大河，那么儒家文化就是这条大河的主流。它跌宕起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本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终于打开了国门，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迅速汇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走向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尽管如此，在这大潮中，儒家文化传统还时隐时现，展示着它那坚韧的生命力。海内外的许多中国人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始终摆脱不了复兴儒学的情结。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健康的生活指南，有人把它当作医治现代文明病的一剂良药，而飘零海外的中国人则把它当作民族文化之根来追寻……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七十五世孙说：“把孔子比作‘东方的太阳’是再恰当不过的。……我愿孔子这颗照耀了中华大地 2000 多年的‘东方的太阳’，再度在中国、在世界辉煌。”并认为：“国外有人预言：21 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这种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位香港流行歌手带进大陆的一曲《我是中国人》的歌，

既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对日寇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与祖国生死与共的爱国情怀，也代表了许多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信赖和依恋：

沉默不是懦弱
忍耐不是麻木
儒家的传统思想
带领我们的脚步

八年艰苦的抗战
证实我们坚毅的民族
不到最后的关头
决不轻言战斗

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
同胞受苦河山待复
我会牢牢记住

我不管生在那里
我是中国人
无论死在何处
誓做中国魂

孔子这颗“东方的太阳”，是否能再度辉煌？儒家的传统思想，是否能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怎么唱，在当今世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学人纷纷尊孔崇儒，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研究

社会发展大趋势的著名作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的那样，他们“想借此抵御日下的世风，防止职业道德败坏、享乐式消费、个人主义膨胀以及政治狂热”。不论他们是否能达到目的，至少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还希望借助复兴儒学来保持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

“儒”，最早是指从事祭祀、掌管礼仪(巫、史、祝、卜)的术士，后指见多识广的学人。儒学之所以被冠以“儒”字，或许与其创始人孔子早年热衷于习礼司仪有关。儒学自其创立至今，2000多年起起落落，经历了许多风波。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前479年)并不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神化的那样，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也是人，人最可贵的是他具有人性，有喜怒哀乐。孔子学无常师，相传他问道于老子，习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他“学而时习之”，且一生“学而不厌”，甚至“不知老之将至”。直到晚年还继续整理《诗》、《书》，修订《礼》、《乐》，诠释《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主张“诲人不倦”，宣扬“有教无类”，号称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正值中国社会处于被后人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时代。在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于保守，主张通过“克己复礼”来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他曾周游列国从事政治游说，但终不见采纳。他以仁爱为基石创立了儒家学说。可以说儒学在它创立之时就以直面人生、参与人生、表现人生的姿态出现，从而成为人世的人生哲学，带有鲜明而又古朴的人道主义色彩。

继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孟子(名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以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民贵君轻”、“以德王

天下”的仁政学说，全面发展了早期儒家的思想。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子，活动年代约公元前 298—前 238 年）批判地吸收了先秦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的精华，一反早期儒学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从而把即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先秦儒学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时，秦始皇（名嬴政，公元前 259—前 210 年）便给了它沉重的一击。秦始皇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国家，接着便下令焚毁六国的史书和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书籍，活埋了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 460 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如果说秦始皇是通过“废封建，立郡县”而在体制上首先统一了中国的话，那么在思想上首先统一中国的则是汉武帝（名刘彻，公元前 156—前 87 年）。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血缘宗法制度，汉武帝采纳了儒家学者董仲舒（公元前 179—前 104 年）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便在政治上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以儒家的宗法思想为核心，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加快了儒学的经学化、神学化、政治化的进程。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便作为较为完备的封建宗法意识形态而与君主专制制度融为一体，成为历代王朝推行伦理道德教化、实行思想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盛行起来，出现了“儒雅蒙尘”、“洙泗之风，缅焉将堕”的局面。到了隋代，王通（字仲

淹,公元584—617年)站在儒学的基本立场上,明确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而唐代的韩愈(字退之,公元768—824年)则尊儒排佛,维护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思想,并仿照佛教和道教,编造了儒家的道统,以张大儒学复兴的旗帜。他还与柳宗元(字子厚,公元773—819年)等人共同倡导古文运动,把文学革新与儒学复兴有机地结合起来。与韩愈不同,柳宗元对待佛教以“诸子合观”的分析态度,主张“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儒、道、佛三教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家们熔三教于一炉,并使儒学哲理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宋明理学。可以说宋明时期的儒学已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极致。有人将这段时期的儒学称为“道学”或“新儒学”,并尊周敦颐(原名敦实,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公元1017—1073年)为其开山鼻祖,甚至将周敦颐与佛教禅宗的菩提达磨、道教的张天师相比拟。宋明道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700年的统治思想。

宋明时期的儒学主要表现为两种理论形态或两个学派,即“理学”和“心学”。理学家们热衷于从本体论的高度研究理欲关系问题。他们把封建伦理纲常看作“天理”,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说成“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其主要代表有程颢(字伯淳,公元1032—1085年)、程颐(字正叔,公元1033—1107年)两兄弟(俗称“二程”),以及朱熹(字元晦,公元1130—1200年)等。而心学家们则以“心”来代替理学家的“理”。陆九渊(字子静,公元1139—1193年)是宋明时期心学的开创者,他把儒家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并吸收二程的有关思想,提出了“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

心即是宇宙”的观点。明代王守仁(字伯安,公元 1472—1528 年)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使心学发展得更加完备。

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在封建主义的土壤里艰难地生长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就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沉重的大门。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逐步接受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儒学的灵光逐渐黯淡。“五四”时期,一大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反对儒学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开始分崩离析。面对此情此景,许多受儒学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莫不痛心疾首,试图通过复兴儒学来恢复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及其价值观念体系,人们把这种思潮称为现代新儒学。其主要代表有梁漱溟、张君勱、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便转移到海外以求进一步发展。直到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复兴儒学的思潮才重新登陆,在大陆开始孳生蔓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她不仅以“四大发明”而闻名世界,而且向世界展示了她那“礼仪文明之邦”的风采,成为马可波罗所盛赞的“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其中,儒学自然是功不可没的。但近代以来,儒学之所以会遭到激烈的批评,主要还在于从总体上来说儒学代表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后期封建社会,儒学成为禁锢民族智慧的精神枷锁,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思想阻力。所以近代学者对于儒学的批判,应该说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如今,儒学得以生长的封建土壤业

已消失，儒学的时代已成过去，这就使我们可以用比较客观、全面、审慎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儒学，可以发现儒家思想中还存在着某些当今可资借鉴的东西。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因为它曾经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全盘否定它，而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丰富我们的人生。

有一天，孔子来到一条小河旁，望着那滔滔不绝的河水滚滚而去，不禁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犹如那东逝的流水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家的人生智慧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却仍然可以给现代人以有益的启迪。

（二）乐以忘忧的坦荡胸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心地宽广，胸襟豁达，真诚直爽，泰然自得；一种是计较得失，忧愁郁悒，心胸狭窄，优柔寡断。前者被称为“大丈夫”气概；后者如通常所说的“小心眼”，即《红楼梦》之所谓“小心眼说刻薄话”的“小心眼”。孔子把前者称为“君子”，将后者看作“小人”。他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这里所谓君子、小人的区分未必正确，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两种人主要是在性格上存在差异。

然而，在儒家看来，“君子坦荡荡”的胸怀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培育和修养才能逐步形成的。因此儒家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身养性。儒家主张通过修养身心而获得完善的人格，并把修身当作一切伦理的根本。儒家

的亚圣孟子说：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也这样说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另一重要经典《中庸》也说：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以修身的个人为中心，由里及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依此，儒家建立起一整套伦理政治学说体系。他们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当作修身的手段，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结果。这就构成了《大学》在方法上的必然逻辑：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正所谓：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按照儒家的逻辑，要修身，首先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所说的“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达到对事物的认识。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说要通过事物的现象去研究探讨其道理，以求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高深境界。但儒家所说的“致知”，主要是指致伦理道德之知。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问题，要搞好自身的修养，做到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坦然自若，就必须有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知识远比道德伦理的范围要大得多。“知识就是力量”，人们掌握了一定

的知识，就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达到自由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过：“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一个无知的人只能战战兢兢地在黑暗中摸索，往往堕入猥琐低俗，那里谈得上有坦荡的胸怀！

其次，要修身，还必须诚意正心。所谓“诚意”，就是说要认真诚恳，不要自欺欺人。所谓“正心”，就是说心要平静端正，不要受情绪杂念的干扰，患得患失。如果人心被忿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所波动，就会“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这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以及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基本一致。也同古希腊罗马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哲人应该力求不动心，为不带成见地进行思考创造条件。这里的“不动心”就是指一种泰然、恬静、心境安宁的状态。

诚意正心不仅是人们进行思考的前提和方法，同样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前提和方法。它要求人们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认真诚恳，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要平静恬淡，无私心杂念。不过，到了隋唐之后，许多儒学家将佛教中的坐禅与自家的修身养性方法结合起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甚至“终日端坐，如泥塑然”，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又该另当别论。

儒家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达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目的，使人们“德润身，心广体胖”（《大学》）。以德来修养身心，自然会胸怀宽广坦荡，身体舒泰安康。“君子坦荡荡”，构成了儒家的人格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坦荡荡”是一种宽容。它体现了孔子的基本的人生态度。《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其

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字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把它强行施加给别人。这里所谓“恕”就是指一种宽容的精神，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恕”的集中体现。孔子说：“宽则得众。”（《论语·阳货》）他主张“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对秦穆公将一个被俘而沦为奴隶的人请出来参政作官的宽容精神大加称道，并认为这是小小的秦国能称霸西戎的一个重要原因。

“坦荡荡”是一种仁爱。“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一次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孔子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即一种博爱。因此，唐代的文人韩愈就直接把“博爱”解释为“仁”，他说：“博爱之谓仁”（《昌黎集·原道》）。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博大的仁爱之心，孔子把它具体化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一次子贡对孔子说，如果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可以说是“仁”了吧！孔子说，那何止是“仁”，简直是“圣”了，就是唐尧和虞舜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呀！孔子继续解释道：所谓“仁者”，就要做到自己想实现的愿望也帮助别人去实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能拿自己的欲求作参照而推及别人，这就是奉行“仁”的方法（参阅《论语·雍也》）。他把“博施济众”看成是圣人之道，主张“推己及人”，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都体现了一种宽厚的“仁爱”之心。

“坦荡荡”是一种真诚。真诚待人是具备坦荡胸怀的必要前提。如果不能真挚诚恳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整日里疑神疑

鬼，惶惶不可终日，哪儿会有博大的胸怀！儒家非常看重“诚”和“信”。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儒家把“诚意”当作修身养性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孔子则把“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人的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论语·子路》），并认为，忠信笃敬便可行遍天下（《论语·卫灵公》）。儒家经典《中庸》也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并把追求“诚”当作做人的规则（即“人之道”）。孟子也坚持这一观点。儒家不仅主张真诚待人，而且也特别注重真诚待己，不能自欺。他们强调，不仅在公开场合应该为善，一个人独处时尤其应该为善，这叫做“慎独”（见《大学》、《中庸》）。总之，真诚待己待人就会胸襟开阔，反之，胸襟开阔也会真诚待己待人。

“坦荡荡”是一种执著。心猿意马，见异思迁，是永远不会有坦荡胸怀的。孔子的一生，始终把握着人生的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直到晚年他还在感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言好学，学而不厌，他那孜孜不倦的执著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当时楚国有个官员叫沈诸梁，他问孔子的学生子路：“你们的先生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子路不敢妄言老师，一时未作回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你怎么不告诉他，“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这样来描述自己，说明他对专注执著精神是何等重视！他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正是因为有了专注执著的精神，孔子才屡遭挫折而不气馁，且能“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坦荡荡”是一种恬淡。对精神生活给予特别的重视是儒家的传统。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所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上的快乐。孔子一再称道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有德行、有修养，因为别人在过着身居陋巷、粗茶淡饭的生活时总是“不堪其忧”，而颜回却能做到“不改其乐”（参阅《论语·雍也》）。一方面，恬淡是修身养性的前提，如果没有恬静淡泊的心境，患得患失，顾虑重重，就不可能养成坦荡荡的胸怀，正所谓“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另一方面，恬淡也是追求精神上快乐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被欲望所困，只顾追逐名利，贪图物质享乐，他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精神上的快乐。常言道：“知足者常乐”。

“坦荡荡”是一种大志。大凡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坦荡豁达，不会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斤斤计较；相反，胸无大志的人却难以有坦荡豁达的气度，因而往往沉浸于忧戚之中。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非常重视人的志向与气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进一步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并主张：“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下》）。儒家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且身体力行。这些都体现出了一种远大的志向和宽广的胸怀。

坦荡豁达的人生境界需要宽容和仁爱，需要真诚和执著，需要恬淡和大志。但是宽容和仁爱并不是放弃原则，真诚和执著不等于顽固不化，而恬静淡泊也不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树立大志也不等于不注意生活小节。